

14號車牌 車主避之則吉

鄭家豪



本月底本港將有車牌拍賣，大家記憶猶新，前年一次車牌拍賣，運輸署推出人見人怕的14號車牌，作為重點項目拍賣，可以說運輸署無知，難道是要測試市民的智慧，但這不成話，總之令人感覺運輸署莫名其妙。

14是華人忌諱的數字，連小孩都會用諧音讀出「實死」，運輸署一再拍賣14號車牌，兩次流拍而不甘心，非要拍出不可。第一次推出14號車牌在二〇〇三年，正值「沙士」襲港，埋身即死，人心惶惶。在死神籠罩下拍賣14號車牌，馬上想到「實死」，14還有諧音「沙士」，連成一句「沙士實死」，擺景還是贈興！豈不是拿市民憂愁的事開玩笑，這還不算，14號車牌拍賣底價訂至一百三十萬元，比其他車牌高近二十倍，憑什麼依據？說不清楚，當日，拍賣官喊出14號車牌，場內發出噓聲，無人舉牌，流拍屬意料中事。

時序至二〇一四年八月，事隔十一年，上回的事忘記了，運輸署再將14號車牌推出拍賣，拍友復記起上次流拍的場面。這次底價訂在三百四十一萬元，高出上次的二百一十一萬元。拍賣項目輪到14號車牌，拍賣官強調無英文字頭，實實在在14，場上有人叫：「即是實實在在實死！」全場嘩然，有人高叫「有冇搞錯」，有人話「搵鬼買咩」，有人話「留番自己用啦」，一時哄笑聲滿場，沒人舉手出價，第二次流拍收回。運輸署鏗而不捨硬銷14號車牌，似情有獨鍾，令人費解。本月底的拍賣，會否出現第三次硬銷？

有喜歡14號車牌的車主嗎？有的。香港的車牌，除運輸署定期舉辦拍賣外

，還有專營幸運車牌買賣的私人公司，接受車主委託做買賣生意。一家代理商受過車主委託買一個14號車牌，被他婉拒，為什麼有生意不做，他解釋車主假若有一天發生意外，或生意出了問題，可能歸咎於車牌，這車牌由他經手成交，會被埋怨，他不想負心理上的責任。許多人認同14不祥，又令人想到與「某社團」同名，他勸告車主三思，車主太太也反對，車主最後打消念頭，這是他代理買賣車牌以來，唯一遇到提出收購14號車牌的買家。但不能說14號沒有人要，外國人便沒有此忌諱。

在拍賣場上，有些數字不受歡迎，例如「9394」，馬上想到「搞三搞四」，車主太太即時反臉，女性最忌丈夫做這種事；「9413」（九死一生）、「164」（一路死），不吉利，車主趨吉避凶，人之常情。「幸運車牌拍賣」講意頭，講趣味，講紀念性，帶有以上內容的車牌，場上必有對手競爭，氣氛熱鬧，二〇一〇年拍賣13號車牌，叫價十四口，最後四口價每口跳到十萬元，最終以七百四十萬元成交，買來「實生」好意頭。

「實生」不如「實發」，二〇〇八年拍賣18號車牌，競投激烈，每次叫價，座上觀戰者屏息以待，盯着下一口價是否有人接戰，競投多方各不讓步，出價亦步亦趨，叫價到一千萬元，只剩下兩名對手，此時已鬥了近三十五個回合，場上鴉雀無聲，看陣上誰人手硬，接近第四十口價競爭白熱化，也接近勝負時段，到第四十三口價由一位張姓買家叫出一千六百五十萬元，等待對手出價，在法定時間沒有回聲，表示另一方放棄，拍賣官宣布以一千六百五十萬元成交，18號車牌由張姓買家投得，這項最高價紀錄至今未被突破，18（實發）號車牌成爲王者。

憶童年至愛冰西瓜

汪 蘋



又到了炎炎夏日西瓜上市的季節了，不覺又做起了童年的冰西瓜之夢。

那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一個江南小鎮，由於地理環境的緣故，靠海的沙地上生產的西瓜很甜。每逢夏季天氣炎熱之際，鎮上的人家家都要買些西瓜來冰鎮後食用，因為冰鎮後的西瓜給人的感覺就是要甜一些，涼陰陰的，吃了很舒服。說是冰鎮，卻並非用冰塊，也不像現在，家家有冰箱，可將切開後的半個西瓜

放在冰箱裏。那時的冰鎮西瓜，說起來很簡單，就是用一隻小水桶，盛放上要冰鎮的西瓜，用一根繩子拴住吊桶的拎環，將水桶放進水井裏，繩子的另一端就拴在井欄上。一般是上午買來西瓜就將西瓜用吊桶吊下井去冰鎮，午睡後再將西瓜桶吊上來，將西瓜取出洗淨，切成片，大家分享。夏季的井水冰涼，冰鎮後的西瓜也格外的冰涼沙甜。往往是午飯後，小孩子們便纏着大人想早早上西瓜，而大人們總是要哄着小孩，說剛剛吃午飯，不好吃冰西瓜的，吃了會肚子痛，一定要午睡起來後才可以吃。於是，孩子們只

好乖乖地去午睡，做白日夢，夢醒後便有冰鎮西瓜吃了。

那時候，小鎮上的人家很是節約，紅紅的西瓜瓤吃掉後，西瓜皮是捨不得丟掉的。削去那層薄薄的綠色西瓜皮和尚未吃淨的紅瓤，把中間白白的部分洗乾淨，撒上一些精鹽，用手抓捏幾下醃製一會兒，倒掉多餘的汁水，放一些糖和醋，攪拌一下，便是很好的佐泡飯的菜了，如果再加些小磨麻油則是下飯最好的小菜，又香又脆，煞是爽口。每每想到這裏，便忍不住饑涎欲滴，口舌生津。

倫勃朗的自畫像

李 夢



今人通常喜歡對着手機自拍，以此記錄生活。開心、鬱悶或難過的一個個日子，藉由相片中的表情及姿態呈現出來，相片也因之具備了「心情日記」的功用。舊時候的畫家生活在沒有智能手機的年代，怎麼辦？給自己畫像倒不失爲日記及書信之外的有益補充。當我們回看當年畫家流傳後世的自畫像，透過他們在不同人生階段中樣貌及衣裝的差異，對於畫家的創作歷程及其人生體悟，也能窺見一二。

說到愛自畫的畫家，便不得不提倫勃朗（Rembrandt，一六〇六年至一六六九年）。這位活躍在荷蘭十七世紀「黃金時代」的知名畫家，一生中創作衆多自畫像，從青年到暮年，綿延四十餘載。粗略估計，自畫像共約八十幅，有五十幅油畫，三十餘幅版畫和若干素描。倫勃朗的一生極爲傳奇，從青年時代的名利雙收，到壯年時忽遇人生低谷，再到晚年時官司纏身兼窮困潦倒，故而自畫像中的畫家本人，樣貌神態及衣着種種，均相去甚遠。



▲倫勃朗在生命最後一年完成的自畫像 作者供圖

倫勃朗最早一幅油畫自畫像創作於一六二九年，當時畫家二十三歲，不單在故鄉萊頓小有名氣，也逐漸引起荷蘭皇室留意。不到二十歲的時候，倫勃朗已經擁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並招收學徒，在一六二九年前後，經一位政客引薦，荷蘭王子成爲倫勃朗的客戶，畫家與荷蘭皇室的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一六四六年。鑒於此，我們在那幅自畫像中，見到安寧、自信且面露微笑的倫勃朗，便也不足爲奇了。

畫中的他，頭髮富光澤，面頰飽滿，雙目雖說稱不上炯炯有神，眼神卻鮮活生動。一束光從畫幅左側進入，正照在畫家的右臉上。左、右兩側臉一明一暗，顯示出畫家彼時對於明暗對照法的掌握，已到了相當熟練的程度。倫勃朗終其一生熱衷使用明暗對照法，故而他的作品中雖說通常只有三、兩種顏色，卻往往因爲畫家對於光與影的拿捏，而生出多變的層次及空間感。

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倫勃朗搬去阿姆斯特丹，娶了律師的女兒，事業有成，家庭生活愉悅。那十數年間，他在自畫像中的神情，也每每是自信的，甚至有些驕傲。在他一六三五年新婚不久後創作的一幅畫像中，畫家身穿華麗精緻的長袍，頭上戴一頂裝飾有珠寶和白羽毛的軟帽，與當時貴族或皇室成員肖像畫中人物的衣裝無二致，可見當年的倫勃朗名利雙收，日子過得順遂且自在。那時候的他一定不曾想到，自己的後半生將在惶恐和窮困中度過。

一六四二年，倫勃朗創作《夜巡》，這是他最偉大的作品之一，卻遭到委約方阿姆斯特丹射擊學會的質疑。雖說後世有研究者認爲《夜巡》並沒有遭受強烈指責，但不管怎樣，從《夜巡》開始，倫勃朗的創作不再如當年那樣受人歡迎了。也是在那一年，心愛的妻子去世，對於畫家而言又是一重沉重打擊。從此，倫勃朗不斷遭受貧病與非議，再無東山再起的機會。

他晚年的自畫像中，不見了早年作品中的飛揚與自在，變得悲傷、滄桑，甚至有些小心翼翼。一六五九年的作品中，畫家雖說頭戴軟帽，身着長袍，乍看與多年前作品中的穿着與身姿無甚分別，但細看時，我們便會發現，軟帽上的珠寶和昂貴



▲倫勃朗二十三歲時的自畫像 作者供圖

羽毛飾物不見了，長袍也換成極爲樸素的款式，再看畫中人，雙眉緊鎖，眼神困惑，臉上的皺紋如刀刻一般。當時的倫勃朗一定想不明白，爲什麼自己的作品在幾乎一夜之間走下神壇，也不明白，命運如此考驗他，究竟是爲了什麼。

像貝多芬那樣終其一生不會與命運和解的人，終歸是少數。晚年的倫勃朗，在經歷疑惑、不解與失落之後，終於和緩下來。在生命最後五、六年裏，他結交衆多市井小民，體嘗人生百態，作品中深沉且悲憫的情緒愈見顯著。

他在生命最後一年創作的自畫像中，曾經的憤怒、哀傷與疑惑統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泰然，是面對死之將近時的淡定。我甚至在畫家微微上翹的嘴角見到一絲微笑，他終於放下羈絆，不再追問，平靜接受了命運的安排。

畫畫是一件特別辛苦的事，畫家要忍受藉藉無名時的孤單，也要在聲名鵲起後，在虛浮的讚美面前保持清醒，還要做好從雲端跌落的心理準備。我們總是心情好的時候玩自拍，倫勃朗顯然更實在些，好的或不好的都記下來，不然，又怎敢侈談「直面人生」呢？

逛狗市

九 木



鄰縣有個狗市很有名，逛狗市自有一番樂趣。

從小喜歡狗，家裏養了一條黑白花的唐狗，取名花子，那時洋狗還沒有漂洋過海進入內地的尋常百姓家，花子給我們不讀書的生活帶來了許多的快樂。「文革」後期，那座城市掀起打狗運動，打手扛着打狗棍和套狗杆走街串巷，隨見隨殺，不得阻攔。

花子躲在床下幾天不出來，但最終躲不過運動。打狗隊找上門來之前，我們把牠送給了鄉下的一個熟人。但不久，熟人捎信來說，花子不吃不喝，還亂叫亂咬，怕出事，把牠放到地窖裏，誰知花子奮勇跳出地窖，跑了。

一個月之後，花子跑回了家，與家人相見時，轉轉騰騰得熱烈和膝行搖擺得真切，非狗不能如此。我想像不出這麼遠的路，走時還蒙了眼睛，牠是怎麼跑回來的。

後來，依然未能逃脫厄運，當打手鉗住牠的脖子時，牠瘋狂地掙扎、狂跳，當時怕牠傷人，我大喊：「花子！聽話！」牠竟然乖乖順從了那個套子。至今難以忘記牠的眼神，至今爲牠死到臨頭還聽話而哀傷，爲我當了幫兇而愧疚。

上個世紀末，家落淮北，日子平定，又萌生養狗之意，於是買了一條。狗仔是四兄弟，被主人一起從合肥狗市買來，當時牠們裝在車尾箱，那時尚無高速路，一路顛簸到家已是「狗事不省」。接下來的半月，嘔吐、拉稀、厭食，我動用了保姆兼護士的手段，才保住了這條小命，後來得知，四兄弟已有兩兄弟夭折，應該是車尾箱顛簸加長時間缺氧造成的吧。

那時城市豢養寵物一時興起，狗市繁榮昌盛，也正是動畫片中德魯比（Droopy）受孩子喜愛之時，便起了洋名德魯比，後來因爲對門鄰居家孩子怕狗而割愛送朋友。朋友在電視台一樓開了小店，出售煙酒，距離不遠，想念起來就過去看看，像是寄養他人家的孩子，倒也釋懷。不想，時至一年，朋友告知，德魯比誤食了老鼠藥身亡，剛上小學的兒子竟訊放聲大哭。

終是意難平，又養了一條小西施，取名傑瑞。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紮着小辮繫着蝴蝶結的傑瑞，趁開門之機亂入社會，不知流落何處。

的小狗星期五，以及狗狗旅館……呵，太多的命運故事，狗總是最稱職的主角。當年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當保爾越牆跳入冬尼亞的後院時並不關注兩人怎樣鋪墊了後來的情事，只覺得冬尼亞牽的那條狗漂亮、勇猛、高大上。至今，我續費使用一個網絡，一半是爲了紀錄頻道播出的狗故事。

居住高樓，養狗成了一件不易的事。上班族，把狗關在室內，一天放一次，門外的自由，只剩下拉撒的意義。加上現代人愛好遠遊，非自駕者不能與狗同行。

但狗市可以短暫滿足一些願望，雖然城市環境整治，狗市搬了又搬，我卻常常追隨。最後，大規模的南三橋狗市成了我周末的目的地，上午出門，帶好糧草，下午休市返回。

這真是個讓人興奮的世界啊，藏獒的勇猛，曲架（又譯：可卡）的穩健，比利的機智，哈士奇雪橇犬的溫和，貴婦狗（又譯：泰迪）的伶俐，金毛的敦厚，松鼠狗（又譯：波美）的媚態……呵，呵，愛狗而不能養者，大可一飽眼福。

面對着嘈雜的社會，狗仔打鬧嬉戲，對人類伸過來的意義不明的手，一律報以友好；稍大點的，便作成熟狀，互相隔空喊話，交流「職場心得」；還有一些少年狗狗，嬉笑怒罵目中無人，完全忽略即將到來的命運改變；而那些始終閉目養神，汽車喇叭都叫不醒的，不用說已歷經滄桑，料到不會有什麼「苟日新，日日新」，對一切沒有態度就是態度了。

當然出身不同，性格氣質也大不相同。賽門犬子，吃着主人的剩飯，也不會沐浴熏香，毛色無光且有體臭，只是率性打鬧，並不在意外界目光，自然也是工薪階層的要價。那些被抱在懷裏不時受到愛撫的新貴，顯得高傲、冷艷，是寧可坐在寶馬車裏哭，不願坐在自行車上笑的主兒，沒有大價錢，別想讓牠跟你走。那些體型剝悍威風凜凜的大型犬，對着紛紛人流，眼露兇光，偶一狂嚎，估計牽走牠們的大都是需要看家護院的土財主或小老闆。

市場周邊，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唐狗，隨了主人或站或臥，自知血緣和品質比較草根，很天且膽怯，不用鏈子和籠子，也是天下無賊，偶一率性即刻收斂，遠遠地瞅着那些穿了花衣、焗了油的同類被一一選走，也難免露出一些羨羨來。

花花狗市，花花的人間。去南三橋看狗亦看人，各種的狗對應各種的賣家買家，正是因爲各個不同且各有所需，狗市如同人世，生生不息。

悲情菜市口

白頭翁



後來到民國了，不用在菜市口「出紅差」了，也廢除了凌遲，菜市口又熱鬧過一回，原來那根當街的凌遲犯人辮子的木柱子上，竟然長出一枝翠綠的嫩枝芽，一傳十，十傳百，來看的人就海了，連賣大碗茶的都發財了，人們都擠着圍着看，瞧稀奇，嘖嘖着評論，走到哪兒都說那根「靈草」，以致演繹出無數離奇古怪的故事。老北京人愛扎堆，愛神侃，愛顯擺自己，說的、聽的，聽的、說的，後來又是一大新聞驚動菜市口。一天早晨突然有人發現那根拴犯人辮子的木柱子沒了，無影無蹤了。沒事的閒人一聽說又都蜂擁擠到菜市口，說的傳的又多了，似乎有點「科學」依據的說法有二，一是說京城外山西省的一家大宅，家中妻妾不是投河就是落井，老少不是中邪就是遭邪，經明人指點，從菜市口請「神」驅邪，這神就是那根圓木柱；其二是說民國政府修汽車路，菜市口是鬧市街中間要行車，故拔了那根椿。反正又使菜市口熱鬧了一大陣，以後就沒說沒道像老潭枯井銷聲匿跡了。

清王朝廢了，民國興了，判了死刑的犯人都是用汽車拉着到荒郊野墳崗子槍斃，用老北京話說槍崩。再後來日本鬼子進了京，想殺誰就殺誰，想怎麼殺就怎麼殺，想在那兒殺就在那兒殺，作爲滿清王朝刑場的菜市口連同那些充滿神奇色彩的傳說、故事也漸漸淡如一縷清煙了。

離開北京三十多年後又回到北京，有一次偶爾過菜市口，從廣安門大街往東行，一開始沒覺得什麼，經過鶴年堂藥店時神經猛然一激靈，四十多年前丞相胡同的老爺子說過的一席話竟然還記得那麼清楚，那沙啞的煙酒嗶彷彿就在耳邊，不由不駐足細看。幾十年前菜市口的舊景舊貌已面目全非，映入眼簾的只剩下這座風采依舊的鶴年堂老店了。

鶴年堂藥店有多少年歷史了，連菜市口附近的老住戶也說不太清楚，只說是百年老店，自打有了菜市口，就有鶴年堂，或者說記得菜市口就記得鶴年堂。鶴年堂不只一百歲，據說明朝大奸臣嚴嵩就住在菜市口附近，掛在店面正當中的大字「鶴年堂」就是嚴嵩親筆所題，可見鶴年堂的地位，當年有嚴嵩題的鶴年堂不亞於紫禁城裏的金鑾殿。抬頭舉目細細看去，鶴年堂三個字皇皇之中確有霸氣。只是鶴年堂的匾掛在店門前，走進去才知道真字老匾威威如虎地臥伏在藥店的大堂正中，那顯王氣的匾，那顯霸氣的字，那虎踞大堂中央的威，讓人隱隱地感到那似乎不該是中藥店，應該是白虎堂。

鶴年堂是歷史見證，宣武門城樓折了以後，鶴年堂就是當年菜市口刑場的第一歷史見證。

當年菜市口處決犯人，遇有欽點命犯，鶴年堂四周裏外都是執槍佩刀的兵勇，殺譚嗣同時，戊戌六君子下了囚車就是先面對鶴年堂一字排開，鶴年堂前臨時搭建的監斬台上坐着面沉如水心虛如鼠的欽點監斬官軍機大臣剛毅，那時候要想在鶴年堂下站着看「出紅差」該多大面子？鶴年堂當年威風！

從鶴年堂南望，目測距離，當年斬殺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刑刑之地應該是菜市口十字路口的員警亭處。那天正值陽光燦爛，菜市口四周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在陽光照耀下光怪陸離。車水馬龍，人頭攢動，熙熙攘攘，熱風撲面，讓人憑空生出許多煩躁。鶴年堂也顯得古老破落了，有一陣子說鶴年堂也要拆遷了，土地開發商也來看過幾回地盤了，但鶴年堂還巋然不動，沒有鶴年堂誰還能說清菜市口的一章兒一頁兒呢？誰還能說清楚菜市口當年的威風呢？誰還能說清楚譚嗣同的英雄氣概呢？猛然間從遠處傳來隱隱的雷聲，一陣揚塵的疾風挾着水氣撲來，一句京劇的黑頭貫口衝口而出：殺人殺在菜市口。四周看看並無一人查覺，但冥冥之中卻分明聽見有衆人齊喝揚頭彩：好……

(四·完)